

# 青洛纪事

张 强

一个人在一个地方住上十年八年，这个地方会不会成为第二故乡呢？

青洛便是我住了十年的地方。掐指一算，与青洛别后已去二十二年，我一次也没有再回去过。青洛，位于定远县城西，古名“洛涧”“清洛涧”，因濒洛河，且河水清澈可鉴而得名，后讹传为青洛。据史书记载，淝水之战首战于此。

“别梦依稀咒逝川，故园三十二年前”。1990年3月，细雨纷飞，如烟似雾。车在门口停下，粮站大铁门紧锁。来开门的是个戴着罗宋帽的老头，从200米开外的走廊下小跑着过来，嘴里含着长旱烟，烟叶迎风燃得更旺了，冒着缕缕的轻烟。他低着头，左手拎着一串钥匙，右手在钥匙堆里快速地分检着。黄褐的脸像施了釉色的瓷片，挂着一层淡淡笑意。他是搬运站的工人老单，我到青洛上班遇见的第一个人。

下雨天，粮站保管员要坚守岗位，做好粮食防潮，仓库防漏雨工作，其他职工则要装订收购小纸条子。如果遇上连天阴雨，小纸条子又装订完了，那基本上就无事可做。回家小住是个不错的选择。家在附近乡镇的单身职工便可以两脚抹油开溜了。我的老家在一百里开外，我却没想到回家。外面斜雨飘飘，缺少生气，周遭更显得冷冷清清。我却浑然不觉，躲在宿舍里，捧着《巴黎圣母院》《红与黑》等名著阅读，看累了，便将书伏在脸上，闻着油墨的清香，听雨敲屋瓦叮咚、叮咚、叮叮咚的声响，浑然忘了还可以回家小住一事。直到我妈让人带信说想我了，我才想起回家，那已经是三个月以后的事了。回到家，我妈嗔怪地淌着眼泪说，念书都念成书呆子了，家也不想了。

出身农民的青年，自卑如同身上的胎记，抹也抹不去。我一无背景二无资本，只能用拼命工作去开启未来。记得有一次，大半夜时，消防井就抽不出水，顺带着将潜水泵也烧坏了。要知道，消防井前一阵子才请人掏过。虽掏了几次，出水量仍不尽人意。我做出了一个大胆的决定，让人将绳子系在腰上，亲自下井探个究竟。原来是有块大石头正好

压在泉眼上，以前请的人只是将浮泥清理清理，根本不会去动石头。我用一根绳子栓牢石头，然后上到井面，众人合力将大石头拽了上来。泉水似迎新的鱼群一般喷涌而出，彻底解决了消防用水的问题。为了防止人为破坏，还焊了个铁井盖，一把锁锁实。超越了自卑，自信心便油然而生。每年年底，我经常会被上级部门评为优秀共产党员或先进工作者，拿着一张张奖状一本本证书，会美滋滋地高兴上大半年。

上班一段时间后，渐渐熟悉了环境，我的雄心便生机勃勃地膨胀了起来。我跑到乡政府，找到团委书记，毛遂自荐了一番。年少轻狂，现在想想都有些汗颜。后来我也进了乡团委，与几个文学青年常常聚在一起。

洛河有东西两源，东源出自青山户山湾和毛山之豁，于方家花园汇合南流，绕过将军山脚进入黄家坝，沿途收楚泉、珍珠泉之水，入芝麻水库，出溢洪道1.5公里，跌入响水坝，经永康镇、集西源之水。西源发于定远、凤阳交界处老鹅山，收少十步泉和汉泉水入古城坝，于河北赵汇于东源，向西流入青洛集，经高塘湖汇入淮河。苏轼曾站在泗州的南山，遥想洛河，吟道：“细雨斜风作晓寒，淡烟疏柳媚晴滩，入淮清洛渐漫漫。雪沫乳花浮午盏，蓼茸蒿笋试春盘，人间有味是清欢。”

在几个青年人的积极筹备下，洛河文学社宣告诞生了。下了班几个青年人就聚在一起，制定文学社章程，选举社长、理事、秘书长。还请毛笔字写得好的草根书法家用大红纸写了章程，贴得乡政府会议室满满当当的半面墙。文学社还编辑了一张文学爱好者相互交流的《洛河青年》小报，秘书长柏传文负责制版油印。这份油印小报，至今我还珍藏着。虽然几十年间挪了几个地方，搬了不下六次的家，这份小报却跟随我走南闯北，神奇般地保存了下来。因各种原因，《洛河青年》第二期没能油印。我有些怅然若失，但也无可奈何。

一天中最幸福的时候便是傍晚，金色的夕阳撒在新修

的水泥路上，发着亮光。我常常喜欢站在水泥路上，向东遥望，期盼着出现那个熟悉的身影。当听到脚踏车咯吱咯吱的笨重声和清脆的铃铛声一同钻进耳朵里，我知道邮差小蒋来了。小蒋看到我，跳下自行车，从邮包里取出汇款单或者信件，笑眯眯地递给我，也不与我搭话，一个擦腿，上了自行车，又忙着朝乡卫生院送信去了。我迫不及待地拆开信，打开来看，一行行娟秀的字迹映入眼帘，双方为彼此工作中取得的成绩而欣喜，为克服生活工作中的困难而鼓劲。随信还寄来了一张照片，一位淡雅温婉的女孩。她是我笔友刘燕。鸿雁传书好多年，只是神交，不曾谋面。后来各奔东西，自此失去了联系。2016年的深冬，与朋友一道开车路过六安市思古潭粮站门口，我一阵狂喜，书信往来时刘燕就是在这里工作的。隔着玻璃窗多望粮站两眼，如今，只剩下班驳的墙壁、破败的仓库。刘燕，现在还好吗？

夏日的夜晚，抱上凉席，跑到2号仓与3号仓之间的露天堆上纳凉。傍晚我们已经将地面撒了一遍水，暑气散去，清凉溢来。躺在竹席上，看满天繁星。毕竟到了谈婚论嫁的年龄，难免有些多愁善感。喜欢听安徽经济广播电台的“星光夜话”“新星音乐航班”栏目。听多了，就想写。1993年12月29日，曲中情栏目播出了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。“再次听赵传的《我是一只小小鸟》，又把我带进失恋的阵痛中。十八岁，情窦初开，做梦的年龄，在深秋的那个夜晚，凉风习习，盘脚而坐，关掉灯，要黑暗中的安谧与宁静，听有时候我觉得自己像一只小小鸟，想要飞却永远飞不高……”

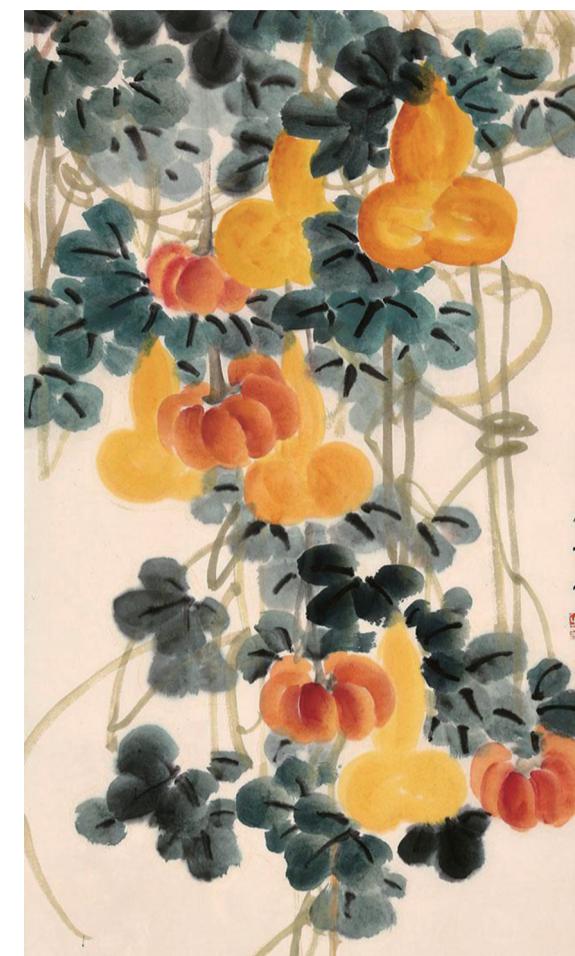
岁末年关，人难免回想往事。我正陷入万千思绪之际，柏传文适时给我发来了一张照片，并附句“你战斗过的地方”，紧跟着一个明亮的微笑。我回了句，不错，我正想回青洛拍一张呢。还是老朋友知我心。

岁月如歌，窗外雪花飞舞，癸卯新年的脚步又近了一步。品上一口香茗，我心里似乎通透了许多。

所恋在哪里，哪里便是我们的故乡呢。

## 我的乡愁是南瓜

李娅梅



上个周末，我和妈妈视频聊天，聊到最后，妈妈说她之前带来的南瓜现在吃正好。我便想起了一直被放在厨房角落里的大南瓜了，因为常常不在家吃饭，就一直还没对它动手，这一提醒，唇齿间又萦绕着南瓜入口的清香了。

儿时，一入秋，正是南瓜收获的季节。浓绿、褐红、橙黄交织成的绚丽画卷，在田地上平铺展开，其中几个晃动的身影时而蹲下、时而站起。一下车，我就跑向最熟悉的那片南瓜地，急切地想见证自己的劳动果实。走近一看，原本藏在藤叶间的南瓜已经长出胖嘟嘟的身子，正恣意地躺在田地中，享受阳光的沐浴，就连牵着母藤的手也长大了。我熟练地拿起剪刀朝身边的南瓜下手，把蒂部的柄剪断，还要防止刀尖不能伤到南瓜和藤叶。摘完后，我和父母一起把南瓜搬到车上，搬了几趟，我就跑到田埂上偷懒了，看着忙碌的人们挥展手臂，把尽数的亮色带走，独留下盘根错节的藤叶匍匐在广袤的田野上，静候下一个秋天的到来。

远处，妈妈朝我招手，一旁准备归家的人们都在进行最后的收尾工作。路上，阳光洒在人们的肌肤上，干爽又温暖。同行人的谈话中无不透露出对秋收的喜悦，一种充盈的幸福感弥漫着其中。

回到家，爸爸把南瓜摆放在院子的阴凉处，妈妈挑了一个不大的南瓜就进厨房了，蒸南瓜是她最喜欢的家常做法。切开南瓜，露出饱满灿黄的果肉，把块块果肉交给蒸锅闷煮，余下的南瓜籽暴晒在阳光下，日后可以当零嘴吃。几分钟后，厨房已经盛不下南瓜的清香了，那香味清淡却又十分霸道，顺着窗户和门就占领了各个房间，连我都被赶去厨房守着，静待开锅的那一刻。等妈妈把锅盖一掀，腾腾热气缭绕着块块灿黄，一种独属于秋天的芳香瞬间弥漫了整个屋子。我夹起南瓜轻轻一咬，粉糯沙甜，齿颊留香。

爸爸喜欢吃南瓜饼，把南瓜蒸熟压成泥，再放入糖和糯米粉，揉成面团，分成小份压扁，撒上点白芝麻，放入锅中煎至两面金黄。我最喜欢的是南瓜粥，尤其是天气转凉的清晨，喝下一碗暖暖的南瓜粥，全身都得到了熨帖。

那个时候，我只把南瓜当做一种主食，一种菜；每天起床的动力是南瓜给予的，院里有南瓜，饭桌上又有南瓜，秋天才是圆满的。

后来，在作家李汉荣的笔下，对南瓜有了新的认识。南瓜是个很傻的瓜，也是恋家的瓜，一生下来就躺在母藤身边，睡啊睡啊，连身也没有翻过一次，一觉睡到自己长大长胖了。就是这样忠厚老实的傻瓜，揣着一肚子的感情，土地才让人放心和留恋，生活才不缺少营养。

如今，家里已经不种地了，但是秋食南瓜的习惯一直未曾改变。就像池莉所说的那样：“儿时喜吃的东西，往往终身都会想那一口，那一口滋味，往往就是乡愁。”而乡愁有一个具体的名字，叫南瓜。



幽 兰 朱 敏 作

## 石门槛历史故事

李时元搜集整理

石门槛地表有茂密森林，地下储藏丰富石灰岩，是典型喀斯特地貌。槛西1.5公里天子岗脚下有一古老乌龙泉，自开泉以来，泉水一直汹涌、甘甜，可供石门百姓干旱年景生活用水。

相传开泉人是石门好人王氏老两口。很久以前，石门住有一户王氏夫妇，老两口热心肠，一生专门为他人做好事，尤其是王老汉。有一年夏天石门干旱无雨，连续两年，田里庄稼被蒸死，石门槛人要到几里外抬水、挑水，王老汉整天焦心石门无水石门人怎么办？王老汉吃不好睡不好。一天夜里，王老汉做了个梦，梦见一位白发老人从远道来到石门，对王老汉笑说，念你老两口一辈子尽为他人做好事，我来送个法子，你可带上家用的铁铲，你的铁铲可是把金钥匙，到石头岗西脚下横竖相交各走二十步，用钥匙打开，就会找到你需要的泉水。老汉从梦中醒来，欣喜若狂，推醒身边老伴，把梦到的事告诉了她。

天一亮老两口带上铁铲到石头岗西脚下，王老汉横竖走二十步，相交处现出碗口大石球，王老汉对准石球一铲下去，石球迅速飞离，飞向北面山顶，只见一条戏水青龙自泉口顺势腾空而起，瞬间白花花的泉水随即从泉口汹涌喷出。

石门槛从此再也不愁生活无水，也不再受到外地挑水抬水。

老百姓把这个泉称为石门乌龙泉，乌龙泉泉水汹涌甘甜，逐渐有名在外。元末红巾军起义，朱元璋南下定远，经石门乌龙泉饮水、取水、带水，说乌龙泉水为人生力为马生威，后称洪武泉。

解放后，石门洪武泉被地方政府和人民进一步开采和利用，以泉口圈塘发展养殖，池塘涌泉灌溉塘下千亩良田，洪武泉水滋润万物，让石门树绿、水绿、山绿、田绿……



## 打工人聊七夕

冉长春

今宵靡不昨宵同，一在山西一广东。  
牛女纵然到天上，也才一岁一相逢。

詩路花語



石门洪武泉灌溉千亩良田

石门洪武泉灌溉千亩良田